

禮

記

疑

義

禮記疑義卷三十七 樂記第一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樂記第十九

疏

按

鄭

目

錄

云

名

曰

樂

記

者

以

其

篇

記

合為一篇

謂

有

樂

本

有

樂

論

有

樂

記

孟

十

一

其

篇

有魏文侯

今

雖

合

畧

有

分

為

按

藝

文

志

云

黃

帝

乙

俗莫善於

樂

也

周

衰

禮

壞

其

樂

元

微

以

音

律

為

易

節又為新

術

所

亂

故

無

移

邈

其

法

矣

漢

興

以

音

律

雅樂聲律

世

為

樂

官

所

記

其

法

矣

漢

興

以

音

律

為

生等共來

周

官

及

諸

子

云

樂

事

者

以

作

樂

記

其

諸

者數言其

義

獻

二

十

四

奏

樂

記

割

向

帝

時

為

記

其

所授二十三

篇

與

高

不

同

其

通

漫

以

蓋

微

故

得

樂

記

其十二篇之名按別錄十一篇餘次奏樂第十
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移十
第十六記律第十七季札第八樂道第十二寶
樂義第二十三是也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
公第九則樂記十一篇入禮記也九篇樂記
至劉向別錄時更載所入樂記十一篇又載
餘十二篇總為二十三篇也
馬經存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
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此
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毛謂之樂

訂義註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形猶
見也樂之器彈其宮則泉宮應然不足樂是以

變之使雜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春秋傳

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

聽之按古樂吹律以審聲此註言方猶文章也

干盾也賦斧也武舞所執也羽翟羽也旋旋牛

尾也文舞所執周禮舞師樂師掌教舞有兵舞

有干舞有羽舞有旋舞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

翟疏言聲者是宮商角徵羽極濁者為宮極

謂宮商角徵羽消濁相雜和比之謂音云單出

曰聲者五聲之內唯單有一聲無餘聲相雜是

單出曰聲也然則初發口單者謂之聲衆聲和

合成章謂之音全石干成羽旋謂之樂則為聲

有子... 一... 一... 一...

舞樂舞之干舞奇執云斧曲布惟誰子秋耳聲同不
此師也祭舞有接此羽也也似成一食對昭引氣足
引之此祀者人渠羽翟武也舞畫文贊之操十秋應求樂
樂文引無兵舞師旋羽舞也兩者章不琴亦年傳不者故
師但渠干舞也無帳引旋執文言得瑟同左以得易須
益短師舞又無帳引旋執文言得瑟同左以得易須
以云既但舞兵舞有師牛者故清樂專馬齊者樂又使
兵干謂有師舞有羽樂尾武云濁故一得景澄必有諧
舞取干兵舞字有舞師也舞方上也誰為公同聲異同也
解用舞舞鄭教干有者文之稱下九能同唯不聲聲引
絃戚引鄭兵舞皇澄舞樂文分畫聽同唯不聲聲引
之則謂同兵舞鄭舞有再執此也次音言若與為應應曰
干是兵舞師司有干執此也次音言若與為應應曰
武大舞彼師而宸旋戚者盾干序黃翠以我樂乃之同
也武者註而宸旋戚者盾干序黃翠以我樂乃之同
但大兵干舞山註有旋又斧也成雜專濟夫按為也相
此武舞舞川云干舞舞也戚音分一水晏春樂同應
絃兵非兵川云干舞舞也戚音分一水晏春樂同應

千戚羽旄。包含文武之大舞。鄭引樂師。小舞。明羽舞也。引詩者。證羽舞是。翟舞也。此詩。明風。刺衛君。不用賢。衛之賢者。任於伶官。但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而已。疏此一節論樂本之事。名為樂本者。樂以音聲為本。音聲由人心而生。此章條論音聲起於人心。故名樂本。此樂本之中。論人心感於物。而有聲聲相應而生。變變成方。而為音比。音而為樂。展轉相因之勢。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者言凡樂之音曲所起。本由人心而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者言音之所以起於人心者。由人心動則音起。人心所以動者。外物使之然也。感於物動。故形於聲。

者人心既感外物而動口以宣心其心形見於
聲心若感死喪之物而興動於口則形見於悲
感之聲心若感福慶而興動於口則形見於歡
樂之聲也聲相應故生變者既有哀樂之聲自
然一高一下或清或濁而相應不同故云生變
變謂不恒一聲變動清濁也變成方謂之音者
方謂文章聲既變轉和合次序成就文章謂之
音也音則今之歌曲也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
旋謂之樂者言以樂器次比音之歌曲而樂器
播之并及于戚羽旋鼓而舞之乃謂之樂也是

樂之所起由人心而生也陳氏集註曰凡樂音之初起皆由人心之感於物而生人心靈靈不昧感而遂通情動於中故形於言而為聲聲之辭意相應自然生清濁高下之變變而成歌詩之方法則謂之音矣成方猶言成曲調也此合其音而播之樂器及舞之於戚羽旄則謂之樂焉於戚武舞也羽旄文舞也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敬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

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
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
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
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然子遠反故色界反
樂心音洛罕昌音反

訂義註言人聲在所見非有常也然歟也罕寬
綽貌發揚也粗麓也極至也同民心出治道
此其所謂至也疏此一節覆明上文感物而動
之意結樂聲生起所由也合音乃成樂是樂由
此音而生故云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

感於物也者欲將明樂隨人心見故更陳此句也本猶初也物外境也言樂初所起在於人心之感外境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嗥以殺者心既由於外境而變故有此下六事之不同也嗥急也若外境痛苦則其心哀哀感在心故其聲必嗥急而速殺也其樂心感者其聲嗶以緩者若外境所喜心必歡樂歡樂在心故聲必隨而寬緩也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者若外境會合其心心必喜悅喜悅在心故聲必隨而發揚故散無窒礙但樂是長久之歡喜是一時之

之生由應感外物而動故云非性也所以知非
性者今設取一人以此六事觸之此人必隨觸
而動故知非本性也庾云隨其所感而應之是
知非性也此聲皆振人心感於物而口為聲知
是人聲也故鄭註云言人聲在所見皇氏云樂
聲失之矣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既六事隨
見而動非關其本性故先代聖人在上制三禮
正樂以防之不欲以外境惡事感之故云先王
慎所以感之者也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
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者此四事是防慎所

感政法律也既防慎其感故用其正禮教道其志用正樂諧和其聲用法律齊一其行用刑辟防其凶姦則民不復流辟也禮樂刑政其極一也者極至也用其四事齊之使同其一致不為非也賀云雖有禮樂刑政之殊及其檢情歸正同至理極其道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者結四事之功也言民心所觸有前六事不同故聖人用後四者制之使俱得其所也陳氏集說防氏曰人之情得所欲則樂喪所欲則哀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於所畏則敬於所悅則

愛則竭而無澤故則滅而不陸蓋心喪其所
欲故形於是者如此嗥則聞而無餘緩則紆而
不迫蓋心得其所欲故形於身者如此發則生
而不窮散則施而無積蓋順其心者故形於聲
者如此直則無委曲廉則有分際蓋心有所畏
故形於聲者如此和則不乖柔則致順蓋心有
所悅故形於聲者如此愚謂粗以厲者高急而
近於猛暴也六者心感物而動乃情也非性也
性則喜怒哀樂未發者也劉氏曰慎其政之所
以感人心者故以禮而道其志之所行使必中

節以樂而和其聲之所言使無乖戾故以教不
能而一其行刑以不率而防其姦禮樂刑政四
者之事雖殊而其致則一歸於慎其所以感之
者所以同民心而幽治道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
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
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者之道與政
通矣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思其民困聲者之道與政通矣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音者聲之所由宣也宣者音之發也發者聲之應也應者聲之動也動者聲之象也象者聲之類也類者聲之節也節者聲之度也度者聲之量也量者聲之節也節者聲之度也度者聲之量也量者聲之節也

亡國反此思音節
訂義註言八音和否隨政也玉藻曰御聲養聲

之上下疏上文云音從人心生乃成為樂此一
節明君上之樂隨人心而動若人情歡與樂音
亦歡樂若人情哀怨與音亦哀怨凡音者生人
心者也者言君上樂音生於下民心者也情動
於中故形於聲者言在下人心情感君政教善
惡動於心中則上文感於物而後動是也既感
物動故形見於口口出其聲則上文云故形於
聲音是也聲成文謂之音者謂聲之清濁雜比
成文謂之音則上文云變成方謂之音是也上
云比音而樂之及于戚明旌謂之樂此云音不

云樂者以下云治世之音亂世之音故云音而
不言樂也必云音者樂以音為本變動由於音
也所以特言音也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者是
故謂情動於中而有音聲之異故言治平之世
其樂音安靜而歡樂也治世之音民既安靜以
樂而感其心故樂音亦安以樂由其政和美故
也君政和美故人心安樂人心安樂故樂聲亦
安以樂也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者亂世謂
禍亂之世樂音怨恨而恚怒亂世之時其民怨
怒故樂聲亦怨怒流亡由其政乖僻故也亡國

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者亡國謂將欲滅亡之國
樂音悲哀而愁思言亡國之時民心哀思故樂
音亦哀思由其人困苦故也前治世亂世皆云
世亡國不云世者以國將亡無復繼世也其治
世亂世皆云政亡國不云政者言國將滅亡無
復有政故云其民困也聲音之道與政通矣者
若政和則聲音安樂若政乖則聲音怨怒是聲
音之道與政通矣陳氏集說詩疏曰雜比曰音
單出曰聲哀樂之情發見於音語之聲於特難
言哀樂之事未有宮商之調惟是聲耳至於作

詩之時則次序清濁節奏高下使五聲為曲似
五色成文即是為音此音比諸絃管乃名為樂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
無怙慝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騷商亂則陝其官壞
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動羽亂則危其財
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
矣

怙音虛反慝音
制反陝彼意反

訂義註五者君臣民事物也凡昏濁者尊清者
卑怙慝傲傲不和貌君臣民事物其道亂則其
音應而亂荒猶散也陝傾也書曰王彙荒易曰

樂聲和調夫則國將滅亡也宮為君者宮則主君所以然者鄭註月令云宮屬土土居中央總四方君之象也又土爰稼穡猶君能滋養萬民也又五音以絲多聲重者為尊宮弦最大用八十一絲故宮為君崔氏云五音之次以宮最濁自宮以下則稍清矣君臣民事物亦有尊卑故以次配之商為臣商所以為臣者何以鄭註月令云商為金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鮮者云宮八十一絲商七十二絲次宮如臣之得次君之貴重也崔氏云商是金金以決斷為臣事君亦

以義折為贊矣角為民所以為民者鄭註月令
云角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解者云宮濁
而羽清角六十四絲聲居宮羽之中半清半濁
故云以其清濁中也民比君曰為方比事物為
優故云角清濁中民之象矣在氏云角屬春春
時物生衆皆有區別亦象萬民衆多而有區別
也徵為事所以為事者鄭註月令云徵屬火以
其徵清事之象也解者云羽最清徵次之故羽
五十四絲是徵清徵清所以為事之象也夫事
是造為造為由民故先事後乃有物也是事勝

於物而方於民政次民居物之前所以微為事
之象也崔氏云微屬夏夏時生長萬物皆成形
體事亦有體故以微配事也羽為物明所以為
物者鄭註月令云羽屬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
也解者云羽者最清用四十八絲而為物方於
事故最虛末所以羽為物也崔氏云羽屬冬冬
物聚則成財因冬則物皆藏聚於財相類也五
者不亂則無怙德之音矣者怙故也德敗也故
敗謂不和之貌也若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
所用不相壞亂則五聲之響無故敗矣宮亂則

荒其君驕者前明音聲與政通若五事皆正則
音不敬敬先聲與政通故此以下明聲與政通
也若五音之故敗則政亂各有所由也荒猶散
也若宮音之亂則其聲放散是知由其驕溢故
也崔氏云宮聲所以敬者由君驕也若君驕則
萬物荒散也商亂則陂其官壞者陂不平正也
若商音之亂則其聲歌斜而不正也是知由其
臣不治於官官壞故也崔氏云商聲所以傾邪
者由臣官壞也官若壞則物皆傾斜也角亂則
憂其民怨者若角音之亂則其聲憂愁是知由

政虐其民怨故也崔氏云角聲所以亂者由民不安業有憂愁之心也民無自怨皆君上失政故下民生怨也徵亂則哀其事勤者若徵音之亂則其聲哀苦是知由絲後不休其民事勤勞故也崔氏云徵所以亂者由民勤於事悲哀之所生也羽亂則危其財匱者匱乏也若羽音之亂則其聲頽危是知君賦重其民貧乏故也在氏云危者謂身不安也羽音所以不安者由君亂於上物散於下故知財之不能得安故有匱乏也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者迭互也陵越

也若五聲並和則君臣上下不失若五聲不和則君臣上下互相陵越所以為慢也在氏云前是偏按一亂以為義未足以為滅亡今此以五者皆亂故滅亡無日矣滅者絕也亡者叛也無日言無復一日也若君臣互相陵慢如此則國必叛滅旦夕可俟無復一日也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訂義註此猶同也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

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

為晉平公鼓之是之謂也桑間在濮陽南誣罔

也疏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古濮水與桑間一

史記樂書之夜也言衛靈公之時將之晉至於

到水之上舍夜半之時聞鼓之聲問左右皆

尋國見平公師涓之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

請未終而師涓曰昔師涓之國之聲也

可遂平公曰何師涓曰昔師涓之國之聲也

府廡之樂武王伐紂師涓曰昔師涓之國之聲也

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而聞之是後濮水之中

詔命紛紜因之俗有漆浦之水是男女聚會異

鄭詩者古頌云鄭聲濁之聲十篇吳長云十聲者深

也無十疏前經明五者皆亂驕慢滅亡此一節
字矣論亂世滅亡之樂比猶同也鄭國之音好濫淫
志衛國之樂促速煩志並是亂世之音也雖亂
而未滅亡故云比於慢即同前謂之慢也桑間
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者於濮水之上桑林之
間所得之樂是亡國之音矣故云亡國之音其
政散者謂君之政教流散也其民流者流謂流
亡君既荒散民自流亡也誣上行私而不可止
也者君既失政在下則誣固於上行其私意違
背公道不可禁止也陳氏集說朱子曰鄭聲之

淫甚於衛夫子論為邦獨以鄭聲為戒蓋舉重
而言也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
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
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
以知政而治道得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
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
之有德德者得也

訂義註倫猶類也理分也禽獸知此為聲耳不
知其宮商之變也八音並作克諧曰樂幾近也

聽樂而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之禮也疏以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既能知樂則能正此五事五事之外則餘禮未能宏通故經云近疏此一節明音樂之異音於禮未盡禮之用也易譏而樂難知知樂則近於禮又明禮樂隆極之旨先王所以禮樂教人之意凡音者生於人心者言音從聲生聲從心生故云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比音為樂有金石絲竹干戚羽旄樂得則陰陽和樂失則羣物亂是樂能經通倫理也陰陽萬物各有倫類分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者言禽獸知其聲

不知五音之和變是聲易識而音難知矣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者言衆庶知歌曲之音而不知樂之大體是音猶易而樂極難也惟君子為能知樂者君子謂大德聖人能知極樂之理故云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脩矣者音由聲生先審識其聲然後可以知音樂由音生先審識其音然後知樂政由樂生先審識其樂可以知政所以審樂知政者樂由音聲相生聲感善惡而起若能審樂則知善惡之理行善不行惡習是不

習非知為政化民而治道脩矣者政善樂和音
聲皆善人事皆無僻則治道脩具矣知樂則幾
於禮矣者幾近也知樂則知政之得失知政之
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故云近於禮矣但禮
包萬事萬事脩其始是禮極今知樂但知正君
臣民事物而已於禮未極故云近於禮矣禮樂
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者言正者能使禮樂
皆得其所謂之有德之君所以明為德者得禮
之稱也陳氏集說方氏曰凡耳有所聞者皆能
知聲心有所識者則能知音道有所通者乃能

知樂若執已鼓瑟流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迎
秣此禽獸之知聲者也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
宣王好世俗之樂此衆庶之知音者也若孔子
在齊之所聞季札聘魯之所觀此君子之知樂
者也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
瑟朱弦而疏越壹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
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
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
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訂義註隆猶感也極窮也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絃練朱絃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大饗裕祭先王以腥魚為俎實不臠熟之大羹肉清不調以鹽菜適猶餘也教之使知好惡也疏絃練朱絃者按虞書傳云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絃此云朱絃者明練之可知也云練則發濁者不練則體勁而聲清練則熱而絃濁云述瑟底孔也者按御飲酒禮二人皆左何瑟後有漆瑟是越瑟底孔也故燕禮注云越瑟下孔也云畫疏之使聲遲也者熊氏云兩頭有孔畫疏之使兩頭孔相連而通三小則聲急孔大則聲遲故云使邊也云三歎三人從歎之耳者三歎謂繫瑟贊歎美者但有三人歎之耳者少也云大饗裕祭先王者按

邪物牲即血大饗腥以云腥魚豕之腥豕謂為血之時以俎為祭也云以腥魚為血者謂為血之時皆未之而熟魚腥魚則始末不烹故云而腥魚也云大羹肉湑者物牲則和之云遺猶餘者樂聲非實人以盛菜餚則和之云遺猶餘者樂聲非實人音之不志矣食味離惡人之不志矣先有遺音遺味矣魚氏云聲有五聲但有三人歎之餘兩聲未歎是而有疏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者隆謂隆盛樂之隆盛本在移風易俗非崇重於鐘鼓之音故云非極音也按論語云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是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者食饗謂宗廟祫祭此禮之隆重在於孝放也非在於致其美味而已禮云食饗之禮則樂應云祭祀之

樂互可知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
歎者覆上樂之隆非極音也清廟之瑟謂歌清
廟之詩所彈之瑟朱絃謂練朱絲為絃練則聲
濁也越謂瑟底孔也疏通之使聲遲故云疏越
絃聲既濁瑟音又遲是質素之聲非要妙之響
以其質素初發首一倡之時而惟有三人歎之
是人不受樂難則有遺餘之音言以其貴在於
德所以有遺餘之音念之不忘也大饗之禮尚
立酒而祖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者此覆
上饗之禮非致味也大饗謂禘祭尚立酒在五

齊之上而俎腥魚腥生也俎雖有三牲而魚載
腥魚也大羹謂肉滑也不和謂不以鹽菜和之
此皆質素之食而大饗設之人所不致也雖然
有遺餘之味矣以其有德質素其味可重人愛
之不忘故云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
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者以玄酒腥魚大
羹是非極口腹也以朱紉疏越是非極耳目也
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者言先王
制禮樂不為口腹耳目而將以教民均平好惡
使好者行之惡者避之而反歸人道之正也朱

子曰一倡三歎一人倡而三人和也陳氏集說
曰樂之隆盛不是為極聲音之美食饗禘祫之
重禮不是為極滋味之美蓋樂主於移風易俗
而祭主於報本反始也鼓清廟之詩之瑟練朱
絲以為絃絲不練則聲清練之則聲濁疏通也
越瑟底孔也疏而通之使其聲遲緩瑟聲濁
而遲是質素之聲非要妙之音也此聲初發一
倡之時僅有三人從而和之言和者少也以其
非極聲音之美故好者少然而其中則有不盡
之餘音存焉故曰有遺音者矣尊以玄酒為尚

組以生魚為薦大羹無滋味之調和是質素之
食非人所嗜悅之味也然而其中則有不盡之
餘味在焉故曰有遺味者矣由此觀之是非以
極口腹耳目之欲也教民平好惡謂之不欲其
好惡謂之偏私也人道不正必自好惡不平始
惡得其平則可以復乎人道之正而風移俗易
矣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
之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
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

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賈弱衆者慕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訂義註靜者言性不見物則無欲至來也知知每物來則又有知也言見物多則欲益衆形猶見也節法度也知猶欲也誘猶道也引也躬猶已也理猶性也窮人欲言無所不為疏此一節論人感物而動物有好惡所感不同若其感惡則天理滅為大亂之道矣下文明先王所以制

禮樂而齋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者言人初生
未有情欲是其靜巢於自然是天性也感於物
而動性之欲也者其心本雖靜感於外物而心
遂動是性之所貪欲也自然謂之性貪欲謂之
情是情別矣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者言外
物既來知謂每一物來則心知之每一物皆知
是物至知知也物至既衆會意者則愛好之不
會意者則嫌惡之是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
知誘於外者所好惡恣已之情是緣節於內所
欲之事誘於外外見所欲心則從之是知誘於

外也不能反躬天理滅矣者恣已情欲不能自
反禁止是人之所生本性滅絕矣夫物之感人
無窮者物既衆多未感於人無有窮已也而人
之好惡而無節者見物之來所好所惡無有法
節也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者則是外物來至
而人化遂於物物善則人善物惡則人惡是人
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者
人既化物遂而遷之恣其情欲故滅其天生清
靜之性而窮極人所貪嗜慾也知者詐愚謂欺
詐愚人也勇者苦怯謂困苦怯者疾病不養謂

心所嫌惡不收養也老幼孤獨不得其所者此
並是人之嫌惡無所哀矜故老幼孤獨不得其
所也朱子曰人生而靜以上即是人物未生時
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不得此所謂在
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纔謂之性便
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
之本體矣此所謂在人曰性也大抵有此形氣
則是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纔是說
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氣質不得為性之本
體也然性之本體原未嘗離亦未嘗雜要人就

此上面見得其本體原未嘗離去未嘗離耳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言性不可形容而善言性者不過即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理固可默識矣如孟子言性善與四端是也未有形氣渾然天理未有降付故只謂之理已有形氣是理降而在人具於形氣之中方謂之性已涉乎氣矣便不能超然專說得理也知知上知是體下知是用程子曰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又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是也又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言性

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命之中
 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
 然人有是性則有是形有是形則有是心而不
 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
 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又曰物
 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此指情之動處為言而
 性在其中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
 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
 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此言
 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

自然之節惟其不自覺之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底乎其可制也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明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息處惟其反躬自克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因而外誘不能奪矣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

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
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

脩矣

喪七雷反樂音
洛冠古亂反

訂義註人為之節者言為作法度以遏其欲男

二十而冠女許嫁而笄成人之禮射鄉大射

鄉樂

射亦鄉飲酒也疏此一節以下至樂云明禮樂

相須之事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者庾

云人為猶為人也言為人作法節也射鄉食饗

所以正交接也者食饗饗賓客也凡此皆是正

交接之節不使相陵越也禮節民心者前經云

禮樂人為之節故此經明其所節之事禮有尊卑上下故裁節民心謂無不敬也樂和民聲者樂有宮商角徵羽及律呂所以調和民聲也政以行之者政謂禁令用禁令以行禮樂也刑以防之者若不行禮樂則以刑罰防止也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者若此四事通通流行而不悖逆則王道備具矣劉氏曰先王之制禮樂因人情而為之節文因其哀死而喪期無數故為衰麻哭泣之數以節之因其好逸樂而不能和順於義理故為鐘鼓干戚之樂以和

之因其有男女之欲而不知其別故為昏姻冠
并之禮以別之因其有交接之事而或失其正
故為射鄉食饗之禮以正之節其心所以使之
行而無過不及和其聲所以使之言而無所乖
戾為之政以率其怠倦而使禮樂之教無不行
為之刑以防其恣肆而使禮樂之道無敢廢禮
樂刑政四者通行於天下而民無悖道之者則
王者之治道脩矣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
禮勝則雜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

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
禁暴尚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
民治行矣

訂義註同謂協好惡也異謂別貴賤也流謂合
行不敬也離謂析居不和也禮樂之事欲其並
行斌斌然等階級也疏皇氏云從王道脩矣以
上為樂本從此以下為樂論今依用焉此十一
篇之說事不分明鄭目錄十一篇略有分別仔
細不可悉知熊氏云十篇鄭可具詳依別錄十
一篇所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此樂記

有親文侯乃次賓牟賈師乙為末則是今之樂
記十一篇之次與別錄不同推此而言其樂本
以下亦雜亂故鄭略有分別按熊氏此說不與
皇氏同樂者為同者此言樂論之事謂上下同
聽莫不和說也禮者為異者謂尊卑各別恭敬
不等也此章凡有四段自此至民治行矣為第
一段論樂與禮同異將欲廣論先論其異同也
自樂由中出至天子如此則禮行矣為二段論
樂與禮之功論同異既辨故次宜有功也自大
樂與天地同和至述作之謂也為第三段論樂

與禮惟聖人能識既有其功故宜究識也自樂者天地之和至則此所與民同也為第四段論樂與禮使上下和合是為同也禮使父子殊別是為異同則相親無所間別故相親也異則相敬有所殊別故相敬也樂勝則流禮勝則離者此明雖有同異而又有相須也勝猶過也若樂過和同而無禮則流慢無復尊卑之敬若禮過殊隔而無和與則親屬離析無復骨肉之愛惟須禮樂兼有所以為美故論語云禮之用和為貴是也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者合情謂樂

也樂和其內是合情也飾貌謂禮也禮以檢跡於外是飾貌也貌與心半二者無偏則是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者義宜也等階級也若行禮得其宜則貴賤各有階級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者文謂聲成文也若行樂文采諧同則上下各自和好也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者謂所好得其善所惡得其惡是好惡著則賢與不肖自然分別矣刑禁暴者謂用刑罰禁止暴慢也爵舉賢者謂用爵以舉賢良也則政均矣者刑罰得所政教均平矣刑者以慎罰爵者

以明德仁以愛之者謂王者用仁以愛之也義以正之者謂王者用義以正惡矣如此則民治行矣者言用仁用義則民行治也此經凡有五事各以矣結之從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是其一也樂文則上下和矣是其二也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是其三也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是其四也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是其五也陳氏集說曰和以統同序以辨異樂勝則流過於同也禮勝則離過於異也合情者樂之和於內所以救其離之失節統者禮之檢

於外所以致其流之失此禮之義樂之文所以
相資為用者也仁以愛之則相敬而不至於離
義以正之則相親而不至於流此又以仁義為
禮樂之輔者也等貴賤和上下別賢不肖均政
此四者皆所以行民之治故曰民治行言其為
治之效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
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
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
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

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訂義註由中出和在心也自外作敬在貌也文猶動也易簡若於清廟大饗然至猶達也行也賓協也試用也疏此一節明禮樂自內自外或易或簡天子行之得所則樂達禮行樂由中出者謂樂從心起也禮自外作者謂禮敬在外貌也敬在中而發於外樂由中出故靜者行之好心故靜也禮自外作故文者禮肅人貌貌在外故云動也庾云樂成在中是和合反自然之靜禮節在

說之前動合文理大樂必易者未狂而疏越是也。大禮必簡者玄酒腥魚是也。樂至則無怨者至謂達也行也。樂行於人由於和故無怨也。禮至則不爭者禮行於民由於謙敬謙敬則不爭也。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者民無怨爭則君上無為但揖讓垂拱而天下自治其功由於禮樂故云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此下至樂達矣。偏舉樂之功前云樂達則無怨故致此以下之功也。暴民謂凶暴之民不作謂不動作也。如此則樂達矣。者由樂和故至天子不怒以致

前事是樂道達矣天子如此則禮行矣者天子若能使四治之內如此則是禮道興行矣樂云達禮云行者互文也陳氏集說劉氏曰欣喜歡愛之和出於中進退周旋之序著於外和則情意安舒故靜序則威儀交錯故文大樂與天地同和如乾以易知而不勞大禮與天地同節如坤以簡能而不煩樂至則人皆得其所而無怨禮至則人各安其分而不爭如帝世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至也達者徹於彼之謂行者出於此之謂行者達之本達者行之效天子自能

合其父子之親明其長幼之序則家齊族睦矣
又能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
是謂以敬四海之內則禮之本立而用行矣禮
之用行而後樂之效達故於樂但言天子無可
怒者而於禮則天子如此是樂之達乃天子行
禮之效也周子曰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
先而樂後是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
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
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侏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

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訂義註同者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不失謂不失性祀天祭地成物有功報焉教人者鬼神助天地成物者也易曰是故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沿猶因迷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並者為事在其時也禮器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偕者為名在其功也偕猶俱也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

武名因其得天下之功。既樂有六陰陽生調和為
天生養日月星辰地之氣。山川高下其數不同。故云謂
與其數解。絳同。即也。有地。春夏其物。秋生。冬成。物
獨云成物者。對則生也。有地。春夏其物。秋生。冬成。物
也。故云成物者。對則生也。有地。春夏其物。秋生。冬成。物
焉。曰是。故云。物神之下。註云。助天地相成。物是也。引
繫辭云。精氣為物。神之遊。魂為雙。是地相成。物是也。引
狀與天地相。似。北二。者。木。魂。為。雙。是。地。相。成。物。是。也。引
見終物。似。北二。者。木。魂。為。雙。是。地。相。成。物。是。也。引
外物。似。北二。者。木。魂。為。雙。是。地。相。成。物。是。也。引
民死。則。為。鬼。氏。云。明。人。君。及。臣。生。則。有。禮。樂。化。
五帝三王。同。禮。樂。成。物。此。聖。賢。之。損。益。者。疏。此。一。節
此。引。文。語。與。時。並。名。興。功。偕。是。也。者。疏。此。一。節
則。下。文。語。與。時。並。名。興。功。偕。是。也。者。疏。此。一。節
明。禮。樂。與。天。地。合。德。明。王。用。之。相。因。不。改。功。名
顯。著。大。樂。與。天。地。同。和。者。天。地。氣。和。而。生。萬。物

大樂之體順陰陽律呂生養萬物是大樂與天
地同和也大禮與天地同節者天地之形各有
高下大小為限節大禮辨尊卑貴賤與天地相
似是大禮與天地同節也和故百物不失者以
大樂與天地同和能生成百物故不失其性也
節故祀天祭地者以大禮與天地同節有尊卑
上下報生成之功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者
聖王既能使禮樂與天地同和節又於顯明之
處尊崇禮樂以教人幽則有鬼神者幽冥之處
尊敬鬼神以成物也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

愛矣者聖人若能如此上事行禮樂得所以治天下故四海之內合其敬愛以行禮得所故四海會合其敬行樂得所故四海之內齊同其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者尊卑有別是殊事俱行於禮是合敬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者宮商別調是異文無不歡愛是合愛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者禮樂之狀質文雖異樂情主和禮情主敬致治是同以其致治情同故明王所以相因也言前代後代同禮樂之情因時質文或有損益故云以相沿也沿謂因增改

也故事與時至者事謂聖人所為之事與所當
時而並行若堯舜揖讓之事與淳和之時而並
行湯武干戈之事與沈薄之時而並行此一句
明禮也名與功偕者名謂樂名偕俱也言聖王
制樂之名與所過之功而俱作也若堯之大章
舜之大韶堯章明之功舜韶堯之德及禹湯等
樂名皆與功俱立也此一句明樂聖王雖同禮
樂之情因而修述但時與功不等故禮與樂亦
殊陳氏集說朱子曰禮主減樂主益鬼神不止
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又曰在聖人制作

虞便是禮樂在造化功用處便是鬼神禮有經
禮曲禮之事殊而敬一樂有五聲六律之大異
而愛一所以能使四海之內合敬同愛者皆大
樂大禮之所感化也禮樂之制在明王雖有損
益而情之同者則相因遂也惟其如此是以王
者作典事與時並如唐虞之時則有揖讓之事
夏殷之時則有放伐之事名與功偕者功成作
樂故歷代樂名皆因所立之功而名之也
經義註五帝德說黃帝德曰死而民畏其神者
百年春秋傳曰若教民之鬼然則聖人之積氣

謂之神賢知之精氣謂之鬼
五帝謂之鬼神黃帝德歸
大戴禮五帝德云死而後
年請問黃帝利也抑非人
孔子而用其教百六十年
引而用其教百六十年
初生今尹子文殺之其
為大慮曰子文殺之其
望人精氣謂之神黃帝
強保引生萬物是謂之神
謂之鬼神氏是謂之神
之鬼神又氏是謂之神
天而鬼神氏是謂之神
謂之鬼神氏是謂之神
地自照神之有鬼神之
人之神之有鬼神之

廷華業註以鬼神助天地成物蓋造化之鬼神
其說是也蓋入聖賢精氣等說則外矣

故鍾鼓管磬笙簧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
疾樂之文也簋豆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
下周還祔繫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
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作
述之謂也

訂義註綴謂鄭舞者之位也兆其外營域也述
謂訓其義也疏此一節申明禮樂器之與文并
述作之綴兆舒疾者綴謂舞者行謂相連綴也

兆謂位外之營兆也周還褻褻者周謂行禮周
曲迴旋也褻謂袒上衣而露褻也褻謂掩上衣
也禮盛者尚質故褻不盛者尚文故褻故知禮
樂之情者能作者下文云窮本知變樂之情若
能窮盡其本識其變通是知樂之情也下文云
者誠去偽禮之經也若能顯著誠信棄去浮偽
是知禮之情也凡制作者量事制宜既能窮本
知變又能著誠去偽所以能制作識禮樂之文
者能達者文謂上經云屈伸俯仰升降上下是
也迂謂訓說義理既知文章升降辨定是非故

能訓既禮樂義理不能制作禮樂也作者之謂
聖聖者通達物理故作者之謂聖則堯舜禹湯
是也迷者之謂明明者辨說是非故修迷者之
謂明則子游子夏之屬是也陳氏集說曰綴舞
者行位相連綴也兆位外營兆也楊巖說見曲
禮情謂理趣之深與者知之志故能作文謂節
奏之宣著者識之詳故能迷若黃帝堯舜之造
律呂垂衣裳禹湯文武之不相沿襲皆聖者之
作也周公經制盡取先代之禮樂而參用之兼
聖明之作迷也季札觀樂而各有所論此者之

迷也夫子之聖乃迷而不作者有其德無其位
故耳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
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
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訂義註化猶生也別謂刑體異也由天作以地
制者言法天地也過猶悞也暴失文武之意疏
此一節申明禮樂從天地而來王者必明於天
地然後能興禮樂樂者調暢陰陽是天地之和
也禮者天地之序也者禮明貴賤是天地之序

也樂由天作者樂生於陽是法天而作也禮以
地制者禮生於陰是法地而制言法天地也過
制則亂者惟聖人識合天地則制作禮樂不悞
若非聖識則必悞悞制禮則尊卑混亂也猶地
體誤則亂於高下也過作則暴者謂違暴失所
若過悞作樂則樂體違暴失文武之意謂久樂
武樂離亂也朱子曰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
底意禮以地制如由地出不可移易劉氏曰前
言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以成功
之所合而言也此言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

之序以效法之所本而言也蓋聖人之禮樂與
天地之陰陽相為流通故始也法陰陽以為禮
樂終也以禮樂而贊陰陽天地之和陽之動而
生物者也氣行而不乖故百物皆化天地之序
陰之靜而成物者也質具而有秩故羣物皆別
樂由天作者法乎氣之行於天者而作故動而
屬陽聲音氣之為也禮以地制者法乎質之具
於地者而制故靜而屬陰儀則質之為也過質
則失其序如陰過而肅則物之成者俱壞矣故
亂過作則失其和如陽過亢則物之生者反傷

矣故畏明乎天地之和與序然後能興禮樂以
贊化育也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
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
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
與民同也

訂義註倫猶類也患害也官猶事也質猶本也
此則與民同者言情官質制先王所專也疏此
一節明禮樂文質不同事為有異論倫無患者
樂主和同論說等倫無相毀害是樂之情也言

樂之本情欲使倫等和同無相損害也欣喜歡
愛樂之官也者賀瑒云八音克諧使物欣欣此
樂之事迹也在心則倫類無害故為樂情在貌
則欣喜歡愛故為樂事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
者謂內心中正無有邪僻是禮之本質也莊敬
恭順禮之制也者外貌莊敬誠恭敬慎是禮之
節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者此
明樂也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者此明
禮也若通而言之則禮樂相將矣則此所與民
同也者言施於金石起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

事於山川鬼神此等與民共同有也前經論樂之情樂之官禮之質禮之制是先王所專有也言先王獨外專此四事陳氏集說方氏曰金石聲者特樂而已衣冠以禮為言者凡行禮然後用樂用樂以成禮未有用樂而不為行禮者也情官質制者禮樂之義也金石聲音行禮樂之動也其數可陳則民之所同其義難知則君之所獨故於金石聲音曰此所與民同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于戚之舞非脩樂也執事而祀非達禮也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與極別憂
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備者其惟
大聖乎

辨又作
辨音編

訂義註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王業治主於
教民明堂位說周公曰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
明堂制禮作樂辨編也樂以文德為脩若成池
者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
盡善也達其也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三廩爛
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矣也不相沿嚴言
其有損益也樂人之所好也害在淫侈禮人之

代為之者特王古丈之干音是以禮下作之公 所
禮其世爛壯也也德比則美也文也有樂功摘 勤
文禮禮孰耶是禮猶體於也引德鄭片云樂政也 也
非下文導血上其少美而又論為之禮治者六 密
略世均者大代起未矣階盡治備此者主豈年 在
德為多血祭釐取我下文善序故注主於教所也 儀
備不五禮禮用其太文多也文云據於於於 略
也具帝尊三血般平況於謂德若異施民樂云 敦
下禮之者獻禮謂按大武文為成代下者發功 厚
代者時禮爛次中禮武也德備池此明治揚主 也
禮禮禮具一代古運之謂其成者姓下定已於者疏
文之文畢獻文也云樂武也云下云之謂之王胡功
雖所簡者孰用述薦是盡虛韶文干既治功業一成
均具略不以尊而共也美序盡云成順人德者時治
德在令具結孰合毛未矣之美成非故安故功之定
不於以然之故亨血盡者時矣池備治定云謂事同
具德上三是引謂謂善大誰謂臨樂定仗功一若時
也上世王早部三上者武備樂矣明制上成業周耳

故前文云大禮無天地同節故下篇云無體之
禮是其其也樂人之所好者在溪伶者樂聲之
作人聽而不厭先人之所好，好而不止故蕩者
侯故宮在注伶若則淫於家俾畫作夜物極則
反樂去憂來又煩也者一賦之禮賓主百拜是
也云禮人之所動也者一賦之禮賓主百拜是
思也。○樂記第三章名曰樂禮章也章中明王者為
是樂記第三章名曰樂禮章也章中明王者為
治必制禮作樂故名樂禮章也按鄭目錄云第
三是樂施第四是樂言第五是樂禮今記者以
樂禮為第三言鄭目錄當是舊次未合之時此
今所列或記家別起意意趣不同故也王者成
成作樂治定制禮者功成謂天子功業既成治

定謂民得王教尊卑位定也然功成治定俱是
一時但所斷義各有異也故分言耳功成作樂
者王者先王之功由民所樂故功成命作樂以
應民所樂之心猶如民樂周有干戈而業成故
周王成功制干戈之樂也治定制禮者禮以體
別為儀今治人得體故制禮應之如同王太平
乃制禮也而樂云作禮云制者作是動用制是
裁斷禮是形化故言制樂是氣化故言作亦相
互也白虎通云樂者陽也動作倡始故言作也
禮者陰也禁制於陽故云制也治定謂教民從

化若用質教民治定者則制禮省略也若用文
教民而治定者則制禮繁多也其法雖殊若大
判而論則五帝以上尚樂三王之世貴禮故樂
興五帝禮盛三王所以爾者五帝之時尚德故
義取於同和三王之代尚禮故義取於儀別是
以樂隨王者之功禮隨治世之教也其功大者
其樂備其治詳者其禮具者禮樂必由其功治
功治有大小故禮樂亦應以廣狹也若以一代
而言則武王功治尚小故禮樂未得備偏至周
公功成治大故禮樂應之而備也若異代言之

則堯舜功大治辨樂備禮具若湯武比於堯舜則功小治狹樂不備禮不具也樂備謂文德備具不備謂干戚之舞矣禮具則血腥而祭不具謂孰亨而祀言禮樂之體皆以德為備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者言周樂干戚之舞非如舜時文德之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者言後世孰亨牲體而祭祀非如五帝之時血腥之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者沿因也五帝既先後殊時不共用一樂也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者三王前後異世不共襲因一禮也若論禮樂之情

則聖王同用也。故前文云：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是也。此論禮樂之迹，損益有殊，隨時而改，不相襲也。樂極則憂者，樂人之所好，害在淫侈若極而不止，則必至憂感也。禮粗則偏矣者，偏謂依略禮者人之所勤，言人不能勤行於禮，好生懈倦，則致粗畧，偏謂不周備也。及夫敦樂而無憂者，厚勳於樂，知足則止，而無至於憂也。禮備而不偏者，行禮安靜，委曲備具，不至勤若倦略。能如此者，其惟大聖乎。言大聖之人能行禮樂如此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
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
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
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
天地官矣文及丁

訂義註禮行以禮為異也樂興以樂為同也春
作以下言樂法陽而生禮法陰而成敦和樂貴
同也率循也從順也別宜禮尚異也居鬼謂居
其所為亦言循之也官猶事也各得其事和樂
音同也者謂敦重於和由其貴同故知敦則貴
也和則同也敦和與別宜相對者別宜謂分別

其所宜明哉和是敦重其所和也云別直禮尚
異也者無言哉和樂貴同也禮言別宜是禮尚
謂也云居鬼謂居其所為居處則依備之義也故云亦言
謂居處之所為居處則依備之義也故云亦言
循之也與率神不異故云亦。樂官疏此一節
馬氏所謂天地位也註說混姑存之疏此一節
申明禮樂配於天地若禮樂脩具則天地之事
各得其宜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者
以天高地下不同故人倫尊卑有異其間萬物
各散殊塗被者別尊卑定萬物是禮之法制行
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者言天地萬
物流動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者言天地萬
物流動不息合同而化而變化者也樂者調和
氣性合德化育是樂興也樂主和同故云興禮

至異故云行此樂與與禮行相對樂云與禮加
制字而云禮制行者禮以裁判為義故特加制
樂以興作為本故不云制也仁近於樂義近於
禮者仁主仁愛樂主和同故仁近於樂也義主
斷制禮為節限故義近於禮也樂者敦和率神
而從天者率循也言樂之為禮敦重和同因循
神氣而從於天也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者居
謂居處也言禮之為體殊別萬物所宜居處鬼
之所為而順地也禮者裁判刑體故云居鬼居
者亦率循之義變文爾禮樂明倫天地官矣者

言聖人能使禮樂兩明備具則天地之事得其
利矣陳氏集說曰物各賦物而不可以強同此
造化示人以自然之禮制也綢緼化醇而不容
以獨異此造化示人以自然之樂情也合同者
春夏之仁故曰仁近於樂散殊者秋冬之義故
曰義近於禮敦和厚其氣之同者別宜辨其物
之異者率神所以循其氣之伸居思所以敘其
氣之屈伸陽而從天屈陰而化地也由是言之
則聖人禮樂之精微寓於制作者既明且備可
得而知矣官稱至也言天之生物地之成物各

得其職也。劉氏曰：此申明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高下歎殊者質之具，天地自然之序也。而聖人法之則禮制行矣。同流同化者氣之行，天地自然之和也。而聖人法之則翼焉春作夏長，天地之生物之仁也。氣行而同和，故近於樂。秋斂冬藏，天地成物之義也。質具而義序，故近於禮。此言效法之所本也。教和者厚其氣之同，列宜者辨其質之異。神者陽之靈，鬼者陰之靈。率神以從天者，達其氣之伸而行於天；居鬼而化地者，斂其氣之屈而具於地。蓋樂可以教

厚天地之宜而安定乎陰之所成故聖人作樂
以應助天之生物制禮以配合地之成物禮樂
之制作既明且備則足以載成其道輔相其宜
而天之生地之成各得其職矣此言成物之所
合也

疑義註鬼神謂先聖先賢也既言鬼神謂先聖

賢神則先聖聖人魂強能神通變化者清虛

無體亦非變化故云率神也質人魂弱但歸虛

居在形上之體亦有依倚居其所為若五

祀之神各主其所造門故於門造寗故祭於

變化也五祀之神造門故於門造寗故祭於

寗故云居義亦通也

廷華案鬼神天地之鬼神蓋二氣之粹者註言
聖賢疏言五祀義何疏耶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
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
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訂義註卑高謂山澤也位尊卑之位象山澤也
動靜陰陽用事大小萬物也性之言生也命生
之長短也象光耀也形體貌也疏自此以下至
禮樂云庶明禮樂之功也天地之德各隨文解
之此天尊地卑一經明禮為天地之別也卑高

已陳貴賤位矣者山澤列在天地之中故云已
陳也貴賤即公卿以下象山川而有貴賤之位
也所以鄭云位矣尊卑之位象山澤故鄭註周
易云君臣尊卑之貴賤如山澤之有高卑也則
性命不同矣者性生也各有嗜好謂之為性也
命者長短夭壽也物既稟大小之殊故性命夭
壽不同萬物各有羣類區分性命之別故聖人
因此制禮類族緣物各隨性命也在天成象者
馬融王肅註易並云象者日月星辰鄭註易云成
象日月星辰也註此云象光耀也在地成形者

馬融註易云植物動物也王肅註易云山川澤
物也鄭註易云謂草木鳥獸也註此云形體貌
也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者合結體也天地
有別聖人制禮有殊別是從天地之分別也陳
氏某註曰此與易繫辭畧圖記者引之言聖人
制禮其本於天地自然之禮者如此定君臣之
禮者取於天地尊卑之勢也列貴賤之位者取
於山澤卑高之勢也小者不可為大大者不可
為小故小大之殊取水火動靜之常也此小大
如論語小大由之之義謂小事大事也方猶道

也。敬猶處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各有其道。則各以其類而處之。所謂方以類聚也。物事也行禮之事。即謂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行之不止一端。分之必各從其事。所謂物以羣分也。所以然者。以天所賦之命。人所受之性。自然有三綱五常之倫。其間尊卑厚薄之等。不容混而一之也。故曰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如衣與旗常之象。著為日月星辰之象也。在地成形。如宮室器具有高卑大小之制。是取法之地也。由此言之。禮之有別。非天地自然之理乎。

疑義註大者常存小者隨陽出入方謂行蟲也
物謂殖生者也疏動靜有常小大殊矣者動靜
謂雷風也動散有常故云常也小大謂萬物也
小謂草木春生秋殺及昆蟲夏生冬伏者大謂
常存不隨四時變化變化不常故云殊也鄭註
易云動靜雷風也而鄭此于陰陽用事者亦得
會通也方以類聚者方謂走蟲禽獸之屬各以
類聚不相雜也物以羣分者物謂殖生若草木
之屬各有區分自殊於數澤者也鄭註易云類
聚羣分謂水火也而此註云方謂行蟲物謂植

生者言二註不同各有以類聚稱方者行。蟲有性識道理故稱方也。羣分稱物者謂植生無心靈但一物而已。故云物也。

廷華業註疏最詳當以集註正之。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薄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商依註作辨
懷汗素反

訂義註躋升也。摩猶迫也。蕩猶動也。奮訊也。百化百物化生也。疏地氣上齊者謂地氣上升天氣下降者謂降下與地氣交合積氣從下升。

上樂象氣故先從地始形以上為尊故先禮象
形從天為初陰陽相摩者摩謂切迫陰陽二氣
相切迫天地相蕩者言天地之氣相感動故之
以雷霆者雖以氣生而物未發故用雷霆以鼓
動之奮之以風雨者萬物得風雨奮而出也動
之以四時者言萬物生長隨四時而動也煖之
以日月者萬物之生必須日月煖煦之自鼓之
以雷霆至煖之以日月皆以天地相蕩之事細
別言之耳而百化興焉者興生也由天地齊降
以下諸事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者此結果

也言作樂者法象天地之和氣若作樂和則天
地亦和前經云禮者天地之別言制禮者法象
之也若制禮得所亦能使天地別異此經云樂
者天地之和則是法天地之和氣故云樂者天
地之和也陳氏具說應氏曰此即所謂流而不
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劉氏曰此申言樂者天
地之和也天地相蕩言其氣播蕩也百化興焉
所謂天地絪縕而萬物化醇也以上言效法之
所本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訂義註辨別也升成也樂夫則害物禮失則亂
人疏此一經明天地不時由禮樂失所化不時
者謂天地化養不得其時則不生物也此明樂
所以調和變化故也男女無辨則亂升者辨別
若男女雜亂無別則亂成也此明禮之所以別
男女故也天地之情也者樂以法天化得其時
則物生不得其時則物不生是天之情也禮之
法地男女有別則治與男女無別則亂成是地
之情也皇氏云天地無情以人心而謂之耳陳
氏集說曰此言禮樂之得失與天地相關所謂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也總結上文兩節之意
及大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是
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

訂義註極至也蟠猶安也高遠三辰也深厚山
川也言禮樂之道上至於天下安於地則其間
無所不之疏此一節或說禮樂之大極乎天者
言禮樂上至於天蟠安也言禮樂下安於地禮
法天地高下是禮至安於天地樂法地氣上升
天氣下降是樂至安於天地天高故言至地下
地下故言安行乎陰陽者禮動靜有常樂法陰

陽相厚是禮樂行乎陰陽陰陽和四時玉燭應於禮樂是禮樂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者禮樂用之以祭鬼神是通乎鬼神也窮高極遠者窮盡也高遠謂天之三光三光應禮樂而明是禮樂盡三光之道也而測深厚者測知也深厚謂地之山川山川應禮樂而幽瑞應測深厚此經盛論禮樂之大原雖取象於天地功德又能備滿於天地之間禮運云天降膏露是極乎天也地出醴泉是竭乎地也日月歲時無易百穀用成是行乎陰陽也作樂一變以至六變百神俱

至是通乎鬼神也孝經緯云景星出是窮高極
遠也禮運云山出雲車魚鱗不涖則深厚也言
禮樂無所不至

樂者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
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著反

下如字
大音志

訂義註著之言處也大始百物之始生也著猶
明白也息猶休止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
不息言禮樂之法天地也樂靜而禮動其並用
事則亦天地之間耳

疏言禮樂之法天地也樂
靜而禮動其並用事則亦

天地之間耳者釋禮樂所以亦是天地之間物
義也若離而書之則樂靜禮動者禮樂合用事
則同有動靜故知天疏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
地之間物有動靜也
者言樂象於天天為生物始著猶虛也是樂虛
大始禮法於地言禮稟天氣以成於物故云禮
居成物著與居相對故註以著為虛也著不息
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者著謂顯著言顯著明
白運不息者是天也按易乾象云天行健君子
以自強不息也顯著養物不移動者地也故坤
卦象云安貞言樂法於天動而不息禮象於地
靜而不動故聖人曰禮樂云者云言也謂禮樂

所言法天地也記者引聖人語證此一章也古
聖人云此一章是禮樂法天地故言聖人曰禮
樂云朱子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知者管也乾
管却大始大始即物生之始乾始物而坤成之
也應氏曰及至也言樂出於自然之和禮出於
自然之序二者之用充塞流行無顯不至無齒
不格無高不屆無深不入則樂著乎乾知大始
之初禮居乎坤作成物之位而昭著不息者天
之所以為天昭著不動者地之所以為地著不
動者誠諸用也著不息者顯諸仁也天地之間

不過一動一靜而已故聖人招揭以示人而名
之曰禮樂也或曰不息不動分著於天地而一
動一靜循環無端者天地之間也動靜不可相
離則禮樂不容或分故聖人言禮樂必合而言
之未嘗析而言之也以上言成物之所合劉氏
曰自一陽生於子至六陽柱於巳而為乾此乾
知大始也自一陰生於午至六陰極於亥而為
坤此坤作成物也又乾坤交於否泰一歲則正
月泰二壯三夬四乾五姤六遊皆有乾以統陰
是乾主春夏也七月否八觀九剝十坤子復丑

臨皆有坤以統陽是坤主秋冬也。

觀義註問謂百物也。

從一動一靜天地之間也。或一物安伏而止靜感天地。

成天之陽氣也靜者或一物安伏而止靜感天地。

之陰氣也天地之間也者言此一動一靜在天。

以天地之間所有百物也。植物則周還動物及畜。

近華業著合下諸者字皆當作顯著言註訓為。

履於理無碍始存之至問字義長樂劉氏曰中。

和育於萬物充於天地之間此即註而其說較。

明長樂陳氏云一動則為樂一靜則為禮天地。

之間禮樂而已馬氏云樂之動應乎天之間禮。

之靜應乎地之間故曰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

金華邵氏曰一動一靜則在動非動在靜非靜
乃天地之間機緘之妙慶源輔氏曰一動一靜
乃天地之間聖人之妙用而禮樂之並行姚氏
舜舉曰是皆勝於註說之滯又方氏曰間如無
間之間一動一靜乃天地之間耳若動而無動
靜而無靜和同為一豈復有間此說少遠然亦
一說並存之